

有一位作家朋友年近六十,她说还是要找个伴。我们表示意外。我们有一种错觉就是充实的人是不害怕孤独的。不是。人性的弱点是一样的。

独处和孤独是两件事

张欣

那位作家朋友只说了一句话:太孤独了。我能理解。工作的时候对着电脑,看书的时候对着台灯,然后呢,就是一个人对着窗外或者墙。有人会问,难道她没朋友吗?这个问题还真是幼稚。朋友是终日无事,每时每刻等你来电话的人吗?即使是能跟朋友的日常同步,这种期盼,你知道有多难吗?包括我自己也经常是一个人去看电影、逛街。后来那位作家朋友在网上找到个老外,至今在一起七年了,关系处得还不错。当然,我们必须承认独处的本领是必不可缺的。生活中也有许多孤独的美食家、孤独的摄影师、孤独的学者、孤独的设计师、孤独的画家等等。那是因为有

这样的人是需要个人空间的。常常,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俗世生活区,全是人间烟火,只是不让你看到而已。他们赚到钱不是先买豪车、名表、名牌啥的,而是和家人分开相处。现在很多女生也是这样,买一处小公寓喘气。还有一种情况是,拥有在一起不讲话也不尴尬的朋友,闷了随时可以在一起,坐一坐,然后再“弹”开。那种真正的孤独野鬼,相信我,一是很少,二是不正常。梭罗也经常逃离瓦尔登湖,跑回家或去朋友家吃饭喝酒。高仓健那么酷也有一个小助理陪伴。为什么,因为社会性就是人性。可是我们又很爱惜自己酷的那一面,自然要远离人群与群体保持距离,专心工作,静态思考。但是人都不只是单面动物,有A面就一定会有B面,就是要把孤独和孤独分开,或者直接把自己从孤独中拔出来。拔出来本身就是一种能力。要有好奇心。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愿意学习和倾听。要珍惜老朋友也要结交新朋友。人生是一段一段的,同学会上可能无话可聊,新生态却更可能火花四溅。要尊重自己的感受,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孤独的,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要敢于表达、主动邀约。在人人“社恐”的年代,热情开朗的人更受欢迎。不要把自己活成一个孤岛。什么向上社交,什么无效社交,什么远离烂人,你算得那么精,怎么也混得不咋地?正如某人说的:人生终会均值回归,因果平衡。



边牧养野猫

黄飞珏

生活中总会发生些不可思议的事情,比如:我家的边牧犬木木最近背着我们,私自养了两只流浪狸斑猫。家里原本有两条狗,一条中华田园犬花花去年老死了,剩下的边牧犬木木因此经常神情落寞,无精打采。小区野猫很多,二三十只,大家也对他们很客气,时不时投喂一些猫食。花花不喜欢猫,一旦发现院子里进了夜猫必然要过去怒吼。它死了之后,野猫们没了威慑,时不时跑进来偷吃木木的狗饭、肉和鱼骨,而木木也似乎继承了花花的“遗志”,只要发现,就会出去赶。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,家里所有人都发现,居然有一只狸斑猫大摇大摆在木木的饭碗里大快朵颐,而木木就在不远处,无动于衷地看着。再过一段时间,木木和狸斑猫更加亲近,居然肩并肩坐着一同晒太阳。但是野猫非常忌惮我们这些真正的主人,只要门一开,就飞快逃逸。所以,在电脑监控里看木木和野猫那些事,成了一家人的新乐趣。然后就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幕。一:偷吃木木狗饭的不是一只狸斑猫,而是两只,长得几乎一模一样,一只住在左边,一只在右边。二:其他野猫也时不时进来偷吃,但总是被木木骂走,但对那两只狸斑猫,木木就听之任之了。三:两只狸斑猫关系恶劣,有在院子里撕咬到猫毛乱飞的镜头。四:随着感情升温,有只狸斑猫在下雨、天冷的日子,居然住进了木木的狗窝,而每到这时,木木总是默默地趴在屋檐下,似是在守候。五:两只狸斑猫迅速增肥,到后来已经和家养的那些肥猫无任何差别,而木木因为口粮减少而日渐消瘦。六:我惊异地发现,原来边牧喜欢养猫的事情不是只有我家有,视频网站上有很多,甚至有人说这是边牧这个犬种的特有爱好。关于木木私自养猫这事,家里开了一个会,决定予以支持,一不赶猫,二适当增加狗粮。毕竟,院子里有些猫猫狗狗会有许多欢乐,而人和小动物和谐相处,也是当代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吴宓的诅咒

杨小洲

收到拍卖公司寄来2025年秋季拍卖目录,专题《尺牍——信简文辞》收潘伯鹰先生手札一筒,为潘写给吴宓先生的一封长信,触目的是,在潘伯鹰信札原件上,有吴宓用红墨水写的几句诅咒潘伯鹰和其夫人张荷君的话。早年读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,只是知道吴宓一介狷狂书生,颇令人同情,但猖狂到诅咒交谊几十年的老友潘伯鹰夫妇来讲,则未免令人吃惊。潘伯鹰是谦谦君子,为人和善,这般温和之人受如此诅咒,当然事出有因。吴宓与潘伯鹰订交较早,吴宓陕西泾阳人,18岁留学哈佛,回国后任教职于大学,而潘伯鹰是安徽怀宁人,抗战时期在重庆谋生。吴宓长潘伯鹰9岁。早年潘伯鹰写作小说,1928年出版《人海微澜》,颇受时重,善诗文,有文名,后专事书法,也成大家。1948年,章士钊北上参加国共谈判,招潘伯鹰为秘书,遂有“书记翩翩潘伯鹰”之语传于友人间。岁月静好各自南北。吴宓苦恋毛彦文未果,也在1953年59岁时与重庆大学毕业生邹兰芳结婚。未料三年后邹因肺疾去世,吴宓重回形影相吊的孤寂生活。时至1959年,潘伯鹰发妻周集中去世,续娶章士钊义女张荷君为妻。是时《吴宓诗集》出版,吴宓寄了一本给潘。潘伯鹰收到诗集后,与新婚妻子张荷君谈及吴宓。张荷君有怜悯心,毕竟吴宓已届花甲之年,生活清寂,孤苦伶仃,由是心生怜悯,潘伯鹰也是五十多岁的年龄,老之将至,心有戚戚焉,又有张荷君从旁叹息,于情难忍,遂用钢笔写蝇头小字,一封两纸约一千五百余字的长信,寄给65岁的吴宓,劝吴宓及三个儿女及陈心一始终未再婚的情感与之复婚,暮年生活有人照顾。不意竟惹来吴宓大怒,朱笔覆写在来信上,更甚者,还托人将潘伯鹰的来信及自己涂写在信上的话语托人退回给潘伯鹰。吴宓为追求毛彦文而抛弃妻女,竟至几十年后,还有如此一举。不知潘伯鹰收到吴宓退回的信和信上的诅咒后,如何感受?只知道潘伯鹰秉持不解释不回敬不生愤不传扬的态度,默默将这封信收藏了起来。



方知弦外是知音 (中国画) 李雁

诗人、民谣歌手周云蓬上门,我们一起录制一个DEMO,完毕,我给他介绍书架上的书,他说,啊,小钟,你刚才和我说的怎么都是“女人”啊!

收藏家

钟立凤

哦,是吗,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果真才说的那一排正是有了不少女性丛书:吉尔·里波韦兹基的《第三类女性》、让·艾什诺兹《高大的金发女郎》、阿兰·罗伯-格里耶《不朽的女人》、塞勒日·安德烈《女人需要什么》、菲利普·索莱尔斯《女人们》、杨典《女史:一部诗意的女性博物志》、井原西鹤《好色五人女》,还有中国导演、作家朱文的短篇小说《看女人》等等。那么我有收集此类书籍的癖好吗?由此我“反向”想到了侯麦的电影《收集男人的女人》。在《收集男人的女人》这部影片里,相比于女主角海蒂的随性自然,男主角们多少有点絮叨和自傲。当片中男主角安德里安对海蒂说她是一个“男人收藏家”时,海蒂平静作答:“我不是个收藏家,我正在寻找一些事情,也许我弄错了,但我的主要事情就是寻找。”海蒂活泼可爱,散发着诱人的气息,她身上还有一种懒洋洋的满不在乎的魅力,仿佛她和男子们的爱只是实在没有力气拒绝他们。影片开始,海蒂和两位男士:艺术品收藏家安德里安、画家丹尼尔同住在一座共同朋友的海边别墅里,不远处农家鸡打鸣时,大家各自起来,游泳的游泳,遐想的遐想,读书的读书,互不干涉,各自为营。这真有点像老子描述的世人相处之道。但很快,这两男人开始干预海蒂了,他们不允许她带男孩回来过夜,说这会影响到他们的作息。他们还以高人一等的姿态“告诫”她,不应该和那些男孩鬼混,可他们俩对她也有着占有的欲念,还相互嫉妒着。“男人只会变老,不会成熟。”影片里的这句台词颇可品咂。丹尼尔饰演的这个角色,正是他本人——法国画家丹尼尔·波姆勒——侯麦请他出演自己。影片第二幕一开头丹尼尔和一位朋友聊天,话题是粗野的、碎片化的、带有结构主义哲学意味的,对话者是法国著名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阿兰·儒弗尔。



西雅图的图,底色是特调的50度灰。不是北京悬浮着沙尘的厚腻,也不是伦敦透着工业革命残魂的阴鸷,西雅图灰出了一种高分辨率的镜头感,一半透明一半氤氲地沉淀为电影老胶片的旧收藏。

左右脑

云想霓裳

初次来西雅图的感受,是对脑海中印象的标准验收——标准的雨,标准的灰。才刚二月,早樱就已经开了,盈着雨珠的粉色花朵飘零在灰色的天幕下,调和着空气中咖啡的焦香,随风覆在普吉特海湾上。当地人是不打伞的,伞是外乡人的防线,西雅图人习惯雨和解。雨仿佛从来不会模糊这座城市的线条,反倒像是对城中日常生动影像的降噪——在派克市场周遭,巨大的帝王蟹被抛来抛去,划乱的雨雾中有鱼腥和海盐的味道;鲜花摊意外当选成较量的主角,50度灰底下不乏这些灵感乍现的高饱和色调。西雅图的雨,不见狼狽,却有不容泛滥的娇媚。漫步其中时,觉得这座城是有酒窝的,梅格·瑞安笑得甜甜,我们当然情愿被电影的魔镜骗一骗。被电影骗一骗又何妨?就以汤姆·汉克斯扮演的Sam还坐在联合湖的船屋里守着收音机,听着全美都在接收的孤独,一只关于“寻找”的齿轮即将转动。那

翻开2025年日记本,纸页间藏着四季光阴的痕迹。它朴素、真实,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溪,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,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,记的是琐碎日常里的喜怒哀乐,是平凡生活中的点滴心绪。

在这平淡的记事之中,2025年于我而言,主要是被文字浸润,也被亲情温柔包裹的一年:读了近百本名家散文集,细品了三百首古代边塞诗词,写了一百篇散文,其中八十余篇见诸报刊,十篇获全国各类散文奖项;这一年退休闲暇,也是我朝夕陪伴小孙子的一年,看着他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,在稚童的笑声里,我读懂了生命最本真的欢喜与柔软。回望这一年,日记是我与生活最诚实的对话。我记录晨昏,记录心绪,记录人间烟火里

最细微的感动。正是在这样朴素的记录中,我生出了更强烈的阅读渴望与表达冲动。我给自己定下目标:用一整年,沉下心来阅读古今名家散文作品,同时走进古代边塞诗的苍茫天地,让文字从眼里走到心里,再从心里流到笔下。日记中的读书心得,载着与文字相逢的喜悦。孙贻文清雅淡净,于朴素中见风骨,于简约中藏深情;汪曾祺写尽人间烟火,一草一木皆有温度,一饭一蔬皆是诗意;贾平凹扎根大地,文风厚重质朴,粗砺而真诚,充满土地的力量。阿来的辽阔、余光中的诗意、迟子建的温暖、史铁生的通透……数十位作家,数十种文风,数十种人生态度。他们的文字不喧哗、不张扬,却像春雨一样,一点点

浸透我的日常,让我在平凡生活里看见诗意,在柴米油盐中读懂深情,这些感悟,皆被我写进日记细细回味。与读散文相映成趣的,是全年不曾间断阅读《中国古代边塞诗词三百首》。三百首诗词,写尽大漠长风、关山明月、金戈铁马、家国情怀。读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眼前是天地辽阔;读“黄沙百战穿金甲,不破楼兰终不还”,心中是热血激荡;读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,心底泛起千年的乡愁与苍凉。边塞诗没有散文的闲适,却有一股顶天立地的豪气。它让我在柴米油盐之外,拥有了眺望山河的胸怀;在日常琐碎之上,守住了一份文人的风骨与底气。散文养我心性,诗词壮我精神,一柔一刚,一温一烈,恰好成全了完整的我,日记也因这份刚柔并济,多了厚重与开阔,留下缕缕铿锵笔墨。2025年最特别的底色,是怀中那个刚刚蹒跚学步的孙子,这份隔代温情,被我一笔笔镌刻在日记深处。小小稚童,脚步不稳,眼神清澈,笑起来像春日里最暖的光。我一手牵着他软软的小手,教他一步一步站稳、向前;一手捧着书卷,在他午睡的时光里静静阅读,在他嬉笑的间隙提笔写作。他跌跌撞撞奔向我的模样,他咿咿呀呀不成调的童音,他好奇触摸书页的小手指,都成了我这一年最生动、最柔软的素材。带孙子的时光琐碎却幸福,陪

伴的日常平凡却珍贵,这份隔代亲情,让日记多了些许温柔暖意。守着一屋烟火、一室书香,笔下有了底气,有了温度,有了风格,有了最动人的人间真情。当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,被更多人读到,那种被认可、被懂得的心情,难以用言语形容。日记本里是平凡的日常,书架上是数千卷经典,心中是山河辽阔,眼前是稚童笑颜。日记记岁月,诗文润流年。未来,仍愿以书为友,以笔为心,以日记为笺,在烟火人间里记平凡,在山河辽阔中写风骨。心有书香,眼前有光,笔下流年,便是人间好时光。

南纬明珠 张宝林 双羊缠一岛,仿佛到蓬瀛。野岭浮葱翠,流云任缳盈。沙平多戏客,木茂隐深宫。小憩浑无我,他乡且乐生。

十日谈

今天你还写日记吗 责编:郭影

日记是最秘密的潜意识容器。